

《荆园小语》 [清] 申涵光

贫贱时，累心少，宜学道；富贵时，施予易，宜济人。若夫贫贱而存济人之心，富贵而坚学道之志，尤加人一等。

常有小不快事，是好消息。若事称心，即有大不称心者在后，知此理，可免怨尤。

凡宴会，宾客杂坐，非质疑问难之时，不可讲说诗文，自矜博雅。恐不知者愧而之。

读书有不解处，标出以问知者，慎勿轻自改窜，银根之误，遗笑千古。

人言果属有因，深自悔责；返躬无愧，听之而已。古人云：“‘何以止谤’？曰：”无辩“，辩愈力，刚谤者愈巧。

小人当远之于始，一饮一啄，不可与作缘。非不和恨也。泛然若不相识，其恨浅。若爱其才能，或事势想借，一与亲密，后来必成大仇。

结盟是近日恶道，古人不轻交，故必不负。今订盟若戏，原未深知，转眼路人，又何足怪。

勘一“利”字不破，更讲甚理学。

游大人之门，谄固可耻，傲亦非分，总不如萧然自远。

奴仆小过宜宽。若法应扑责，当即处分，不可愤愤作不了语，恐愚人危惧，致有他端。即应责，亦须委人。自行鞭仆，易致过当，且暴怒时百脉奋张，先已自损，误伤肌腕，犹其小也。

畏友胜生严师，群游不好独坐。

亲故有困窘相求，量情量力，曲加周给，不必云借。借刚或不能偿，在人终身负欠，在己后或责望，反失初心。

公门不可轻入。若世谊素交，益当自远。既属同心，必不疑我不疏傲。或事应面谒，亦不必屏人秘语，恐政有兴革，疑我与谋；又恐与我不合者适值有事，疑为下石。

人生承祖、父之遗，衣食无缺，此大幸也。便可读书守志，不劳经营。若家道素贫，亦有何法？惟勤学立行，为乡里所敬重。自有为之地者，若丧心以求利，人人恶之，是自绝生路矣。

书画古帖，可以寄兴，嘉者自当宝惜。若夫设机心，费重贿，刚不必矣。

造作歌谣及戏文小说之类，讥讽时事，此大关阴鹭，鬼神所不容。凡有所传闻，当缄口勿言。若惊为新奇，喜谈乐道，不止有伤忠厚，以讹传讹，或且疑为我作矣。

凡诗文成集，且勿梓行，一时所是，师友言之不服，久之自悟，未必汗流浹背也。俟一二年朝夕改订，复取证于高明，然后授梓。若乘兴流布，遍赠亲

知，及乎悔悟，安能尽人而追之耶？若能不刻，刚更高。

与其贪而豪举，不若吝而谨饬。

故人仕宦者，贻书见招，以不赴为正。或久别怀想，抵署盘桓数日，款款道故，不及他事，切勿在外招摇，妄有关说。一贵一贱，交每不终，未必尽贵人之过也。

奸人难处，迂人亦难处。奸人诈而好名，其行事有酷似君子处；迂人执而不化，其决裂有甚于小人时。我先别其为何如人，而处之之道得矣。

古书自《六经》、《通鉴》、《性理》而外，如《左传》、《国策》《离骚》、《庄子》、《史记》、《汉书》，陶、杜、王、孟、高岑诸诗，韩、柳、欧、诸集终身读之不尽，不必别求隐僻。凡书之隐僻，皆非其至者。

责我以过，当以虚心体察，不必论其人何如，局外之言，往往多中。每有高人过举不自觉，而寻常人皆知其非者，此大舜所以察迳言也。即诗文亦然，赞者未必皆当，若指我之失，即浅学所论，亦常有理，不可忽也。

人以诗文质我，批驳过直，往往致嫌。若一概从谏，又非古道。嘉者极力赞扬，谬者指其疵病，瑕瑜不掩，常寓鼓舞之意。至诚待人，必不我怨，嘉者逢人称说，谬者绝口勿言。其人闻之，必自感奋。

作应酬诗文，其害其一。儿之既久，流向熟俗一派，遂不可医。况委嘱纷纭，乌能尽应？应者不以为德，不应则谤毁百端，甚且尊贵人临之以势，违则惧祸，从则难堪。不如慎之于始，素无此名，庶几可免。

愚人指仙佛募化，称说灵异，以诳乡俗，或起祠、造经、铸钟、施药。我既不信，远之而已，不必面斥其非，恐愚众党护，有时致辱。

世传作《水浒》者三世哑。近时淫秽之书如《金瓶梅》等，丧心败德，果报当不止此！每怪友辈极赞此书，谓其摹画人情，有似《史记》，果尔，何不直读《史记》，反阅其似耶？至家有幼学者尤不可不慎。

人有求于我，如不能应，当直告以故，切莫含糊，致误乃事。

交财一事最难，虽至亲好友，亦明白。宁可后来相让，不可起初含糊，俗语云：“先明后不争”，至言也。

作寄远人书札，与家书同，当于泊夕成之，临发匆匆，必多遗漏。

他人僮仆遇我或不恭，如坐不起，骑不下，称谓不如礼，彼与我无主仆之分，不足较也。若自己僮仆，须时时戒饬之。

顺吾意而言者，小了也，争急远之。

有了告我曰：“某谤汝”，此假我以泄其所愤，勿听也。若良友借人言以想惕，意在规正，其词气不同，要视其人何如耳。

远方来历不明，假托为术士、山人辈，往往大奸窜伏其中，勿与交往。即

穷人欲投靠为奴婢者，亦不可收。

朋友即甚相得，未有事事如意者，一言一事之不合且自含妒忌，少迟则冰消雾释，过而一留。不得遂轻嗤骂，亦不必逢人诉说，恐他友闻之，各自寒心耳。

好说人阴事及闺门丑恶者，必遭奇祸。

凡事只是古本正传，一好奇便处处不妥。

先人著述，必确乎可传者，始付剞劂，不然藏之于家，以存手泽可也。可传者不得异费，致令湮没。

亲交中有显贵者，对人频言，必遭鄙诮。

我有冤苦事，他人问及，始陈颠末。若胸自不平，逢人絮絮不已，听者虽貌咨嗟，其实未尝入耳，言之何益。

借人书画，不可损污遗失，阅过即还。

借书中有讹字，随以别纸记出，署本条下。

冠履服饰，不必为崖异，长短宽狭适中者可久。

名胜之地，勿轻题咏，一有不当，远近为笑端，如昔人所记“飞阁流丹”之类，可鉴也。

子弟少年时，勿令事事自如。

宴饮招妓，岂以娱客，醉后潦倒，更致参差，总不如雅集为善。

责人无己，而每事自宽，是以圣贤望人而愚不肖自待也，不思而已。

从之性情，各有所偏，如躁急、迟缓、豪华、鄙吝之类。吾知而早避之，可以终身无忤。孔子不假盖于子夏，固是大圣人作用。

高年而无德，极贫而无所顾惜，两种不可与交。

亲友见访，忽有欲言不言之意，此必不得已事欲求我而难于启齿者，我便当虚心先问之。力之所能，不可推诿。

揖让周旋，虽是仪文，正以观人之敬忽。宋儒云：“未有箕踞而一放肆者”。其在少年，尤当斤斤守礼，不得一味真率。

纵与人相争，只可就事论事，断不可揭其祖父之短，扬其闺门之恶，此祸关杀身，非只有长厚己也。

本富而对人说贫，本秽而对人说清，以人为可欺耶？方唯唯时，其人已匿笑之矣，谁迫之而必为此自欺语？

驰马思坠，捩人思毙，妄费思穷，滥交思累，先事预防之道也。

有聪明而不读书，有权力而不济人利物，辜负上天笃厚之意矣。既过而悔，何及耶？

优娼辈好嗤笑人，而敢为无礼，此自下贱本色，其趋奉不足喜，怠慢不足

怒也。

有必不可行之事，不必妄作经营；有必不可劝之人，真理学从五伦作起，大文章自六经分来。

自谦则人愈服，自夸则人必疑我。恭可以平人之怒气，我贪必至启人之争端，是皆存乎我者也。

幼时见先辈作生辰，多在壮年以后，今童稚而称觞矣。魏环溪曰：“是乃母之难日，宜斋心以报亲”，其说虽是，愚谓亲在宜贺，即如我初生时，亲喜而贺客满堂也。父母既歿以后，是日愈增悲恻，何贺之有。

人于平旦不寐时，能不作一毫妄想，可谓智矣。

嗜欲正浓时，能斩断；怒气正盛时，能按纳；此皆学问得力处。

寄放人家财物，是极无益事。恐万一失落、损坏，彼此作难，苟非义不可辞，断勿轻诺。

早起有无限好，于夏月尤宜。

冷暖无定，骤暖勿弃棉衣；贵贱何常，骤贵无捐故友。

吊宜早，贺宜迟，矫时尚也。其实分有亲疏，交有厚薄，迟早各有所宜，难拘此例。勿以人负我而隳为善之心，当其施德，第自行吾心所不忍耳，未尝责报也。纵遇险徒，止付一笑。

不幸而有儿女之戚，此人生最难忍处。当先镇定此心，令有把握，不然所伤必多。

人有一事不妥，后来必受此事之累，如器有隙者，必漏也。试留心观之，知他人刚知自己矣。

觉人之诈而不说破，待其自愧可也。若夫不知愧之人，又何责焉。

登俎豆之堂而肆，入饮博之群而庄者，未之有也民，是以君子慎所入。

正人之言，明知其为我也，感而未必说；邪人之言，知其佞我也，笑而未必怒。于其知从善之难。

仇人背后之诽论，皆是供我箴规。盖寻常亲友，当面言既不尽，背后亦多包荒。惟与我有嫌者，揭我之过，不遗余力，我乃得知一向所行之非，反躬自责，则仇者皆恩矣。

凡事要安详妥帖，俗所云：“消停作好事也”。若急遽苟且，但求早毕，以致物或不坚，事或不妥，从新再作，用力必多。是求省反费，求急反迟矣。理之所非，即法之所禁，法所不逮，阴祸随之。故圣贤之经，帝王之律，鬼神之报，应相为表里。

面有点污，人人匿笑，而已不知，有告之者，无不忙忙拭去。若曰：“点污在我，何与若事？”必无此人情。至告以过者，何独不然。

要自考品行高下，但看所亲者何如人；要预知子孙盛衰，但思所行者何事。

《感应篇》、《功过格》等书，常在案头，借以警惕，亦学者心之一端。若全无实行而翻刻流布，自欺欺人，何益之有。

好为诳语者，不止所言不信，人并其事事皆疑之。

闺阁之中，一有所溺，即是非颠倒，家无宁晷矣。

吕新吾先生《呻吟语》，不可不看。

人皆狎我，必我无骨；人皆畏我，必我无养。

服金石酪烈之药，必致殒命，即坐功练气，往往致痰损目，人能清欲寡心，无暴怒，无过思，自然血平气和，却疾多寿，何为自速其死哉。

志不同者不必强合，凡勉强之事，必不能久。

轻诺者必寡信，与其不信，不如不诺。

见人耳语，不可窃听。恐所言之事，其人避我；又恐正值议我短长，闻之未免动益，皆所当戒，而画为甚。

有一艺，便有一艺累，如书画图章，初有人求甚喜；求者益多，渐生厌苦，故曰：“道高日尊，技高日劳”。惟学书是正事，其余作无益害有益，皆所当戒，而画为甚。

有怨于人，小者含忍之，果义不可忍，圣人自有以直报怨之道。若夫挑讼匿讦，虽公变私，鬼神矚之，必有阴谴。

将欲论人短长，先顾自己何苦。

先辈云：“作诗有妨举业”。吾见作举业人，闭户不关一事者常少，事事皆作，而独归咎于诗，所以少年多不服。只是以举业为正事，而余力及诗，诗不工，反是举业有妨作诗矣。自忖不能却去举业者，诗且不作亦可。

见人作不义事，须劝止之。知而不劝，使友过遂成，亦我之咎也。

赴酌勿太迟，众宾皆至而独我候我，则厌者不独主人。

足恭者必中薄，面谀者必背非。

凡轻薄少年，衣饰华美，语言诡譎者，不可收为僮仆。

句栏、北里之游，不但有关行止，此辈不洁者，十人面九。一染其毒，往往毁伤面目，或至丧生，即幸而无事，永绝生育。人人憎嫌，不与同坐共食，可不慎哉。

良友书札，必须珍藏，暇中展望，以当晤对。

子弟考试，不必预为请托，战胜固可喜，不售亦堪激发。常有代为作弊者以求倖者，导之以不肖，欲其贤焉，难矣。

有必不可已之事，便须早作，日挨一日，未必后日能如今日也。

出息称贷，往往致贫，不得已而有此，宁速卖田产器物以偿之。若负累既久，出息愈多。前之田产器物，情不忍弃者，至此弃之。亦不足矣。往见吾乡有家本丰富，故知时时取债以博贫名，而人卒不信，尤可笑也。若亲知挪借，尤当急偿。宁出息者，且留在后。

卜居当在僻壤，繁富之地，人情必浇。

《世说新语》多隽永有致，凡书札及作诗常引用，不可不知。若沈酣太过，诗文流向小品一派矣。

居心不净，动辄疑人，人自无心，我徒烦扰。

遇有疑难事，但据理直行，得失俱可无愧。凡问卜、讨签、乞梦，皆甚渺茫，验与不验参半，不可恃也。

积书太盛，往往有水火诸厄，盖为造化所忌耳。五车万卷，富贵家侈为豪举。其实世间应有之书，亦自有限，不必定以多积求名也。

平时强项好直言者，即患难时不肯负我之人。软熟一辈，掉头去之，或且下石焉。

人生学随时进，如春花秋实，自有节次。少年时志要果锐，气要发扬，但不越于礼足矣，不必收敛太早。如迂腐寂寞，譬如春行秋令，亦是不详。

物之常见者皆妖，吾见产芝及蒂莲者，俱时凶事。不幸而有益，当恐惧自修，勿矜为瑞。

天文术数之书，律有明禁。然习之本亦无益，不精则可笑，精则可危。甚且不精而冒精之名，致祸生意外者多矣。

久利之事勿为，众争之地勿往。物极则反，害将及矣。

骤贵而行事如常者，其福必远。举动乖张，喜怒失绪，其道不终日。

量窄者不必强虐以酒，或醉而留卧，须令老成人护视，袁梧坡所记：“客醉误饮瓶中旱莲花水，因而致毙”。吾北方冬夜火炕，煤毒更烈，不可漫视。如醉后欲归，亦遣人送付其家。

该作道学事，不必习道学腔。

贫贱时眼中不著富贵，他日得志必不骄；富贵时意中不忘贫贱，一旦退休必不怨。

静坐勿自妄为，读书即是立德。

可以一出而振人之厄，一言而解人之纷，此亦不必过于退避也。但因为利，则市道矣。

绝荤是难事，亦且不必。不食牛马，不特杀，似为得中。

吾乡风俗最为朴陋，二十余年前，宴会俱用碟子，后变为碗为盘。仿碗制日大，较盘子其费数十倍，暴殄天物，不详莫大焉。饱后腥浊满前，恨一持去

，而主人拘例，其来未已，皆举手略尝，放箸拱坐。求欢得苦，甚无谓也。近孙钟无先生定为六器，同声中颇有行者，附远客新亲，不在此例。寻常往来，醉饱而已。

用过术士、艺人以及梨园之属，量力酬给，切不可札荐他所。我之所苦，岂可及人？欲令此辈感德，反不顾亲知见怨，可谓轻重失伦矣。

诗余不可放案头，常看使人骨靡，初学尤甚。冶游之场，如放灯、迎春、赛神等，男女沓杂，瞻视宜庄。若指顾轻狂，易招侮，子弟有欲往者，须同良友或命老仆相随。

不服一人与逢人便服者，皆妄人也。

风水之说有之乎？曰：有之。兴隆之家，必居胜地，其初不必有所择也。常见人既富贵，方延地师，移居迁葬，而家道反不如前，盖福至得吉壤，衰至则入凶地。人自修得以迓福耳。堪舆之权，乌能夺造化哉。

凡权要人声势赫然时，我不可犯其锋，亦不可与之狎，敬而远之，全身名之道也。

斋名因以为号，如晦庵、致堂之类，自宋已然。今有无斋而名止不一其名者总亦多事。无己则取字义典古，用以自箴足矣，即图章采用成句，亦须雅正者，勿为大方所笑。

戏而不谑，诗人所称。终日正襟庄语，即圣贤亦未必然。风流善谑，可以解颐。切勿互相讥诮，因戏成嫌。

每读一书，且将他书藏过，读毕再换，其心始专。

学问心先入为主，故立志欲高，如文必秦、汉，字必钟、王，诗必盛唐之类，骨气已成，然后顺流而下，自能成家。若入手便学近代，欲逆流而上，难矣。

官粮必早输纳，每岁所收，先除此一项，狡者乃以他用。

横逆之来，正以征平日涵养。若勃不可制，与不读书人何异。

凡亲友借用车马器物，不可吝惜。然借者又须加意照管，勿令损坏。万一损坏，急与修制完好，切勿朦胧送还。

语云：“闲居耐俗汉”，亦是无可奈何处。寻常亲故往来，安得皆胜侣。以礼进退，勿蹈浮薄人言某负恩，某不义气，某不平，则为援引一二嘉事，以为解曰：“据伊平日所为，尚在道理，今岂遂然耶？或出无心，或有何事，正急不暇检点，或疾病醉饱，喜怒失常，寻自悔矣。”诉者虽怒必少平。若因其诉我，遂述于我亦曾有负恩不义之事，则其人之过愈实，嫌隙遂成，谁使之软。

闻人之善而疑，闻人之恶而信，其人生平必有恶而无善。故不知世间复有

作善之人也。若夫造作傅会以诬善良，鬼神必殛之。

盛怒极喜时，性情改常。遇有所行，须一商之有识者，不然，悔随之矣。说探头话，往往结果不来，不如作后再说。

貌相不论好丑，终日读书静坐，便有一种道气可亲。即一颦一笑，亦觉有致。若咨肆失学，行同市井，纵美如冠玉，但觉面目可憎耳。

仆辈搬弄是非，往往骨肉知交，致伤和气。有尝试者，直叱之使勿言，后不复来矣。

不孝不弟之人，不可与为友。少时一同学子，颇有才华，而门内无行，先君甚不悦曰：“彼至亲且薄，况他不乎？”未几果为所螫，几及于祸，可鉴也。

技艺中，惟弹琴可理性情，兼一人闭户，陶然已足。至围棋陆博，必须两人对局，胜者色矜，负者气晦，本欲博欢，何苦反致忿忿。若夫佯负以媚尊显，设阱以赚财利，则人品随之矣。

人有晚节不终者，非是两截，盖本色露耳。故恭不诚则为大机械，和不诚则为真乡愿。

俭虽美德，然太俭则怪。自度所处之地，如应享用十分者，只享用七八分，留不尽之意以养福可也。悭吝太甚，自是田舍翁举动，鄙而愚矣。

经一番挫折，长一番见识；多一分享用，减一分志气。

行天下而后知天下之大也，我不可以自恃；行天下而后知天下之小也，我亦不可自馁。

小人固当远，然亦不可显为仇敌；君子固当亲，然亦不可曲为附和。

滥用者必苟得。挥金如土而欲其一介不取，势不能也。

尊先王之训，必得守时王之法。我夫子殷人，而曰：“吾从周。”生于周，则然也。生今反古，固有明戒。

梨园一辈，蠹俗耗财，法所宜禁。然相沿既久，富贵家大事吉筵，以此为重，亦难骤革。但万万不可自蓄，荡心败德，坏闺门，诱子弟，得罪亲友，其弊无穷。况日所见者，总此数人，总此数剧，岂不厌耶。

邻人丧，家不可快饮高歌。对新丧人，不可剧谭大笑。

子弟僮仆有与人相争者，只可自行戒饬，不可加怒别人。

恭而无礼，遇君子固所深恶，即小人亦未尝不非笑之，枉自卑谄耳。

劝人息争者，君子也；激人起事者，小人也。

三姑六婆，勿令入门，古人戒之严矣。盖此辈或称募化，或卖簪珥，或为媒妁，或治疾病，专一传播各家新闻，以悦妇女。暗中盗哄财物，尚是小事，常有诱为不端，魔魅刁拐，种种非一，万勿令往来。致于娼妓出入卧房，尤



为不可。

凡人气质，各有偏处，自知其偏而矫制之，久则自然。所以宋儒以变化气质为学问急务也。

兄弟分居，是人生最不忍言之事，然亦多有势不得不然者。如食指渐繁，人事渐广，各有亲戚交游，各人好尚不一。统于一人，恐难称众意；各行其志，又事无条理。况妯娌和睦者少，米盐口语易致参差。自度一家中，人人能学古人同居，固是美事，如其不然，反不如分爨为妥。果能友爱，正不关此，勉强联络，久必乖戾。

神该敬，不该谄，谄则渎，是大不敬。定为正神所吐。

遇诡诈人，变化百端，不可测度。吾一以至诚待之，彼术自穷。

巧人得福固多，得祸亦不少。拙者循理安分，似无大福，然亦不致有大祸。

。

处怨易，处恩难。怨只包含便了，受人之恩，何时报称？是以君子不轻受恩也。

作善岂非好事，然一有好名之心，即招谤祸之道也。

好便宜者不可与共财，多狐疑者不可与共事。

凡应人接物，胸中要有分晓，外面须存浑厚。

君子三戒，亦就概言之耳。若夫少而好得，钻营必力，百行俱怠；老而好色，为害益烈，丑态更多。看来好斗之人甚少，即有斗者，非为色即为得耳，大约多是为得者。

言动文雅，须要自然。若过作身分，妄自矜庄，反不如本色家常，不招非笑。

有一善逢人卖弄，有一恶到处遮饰，此是良心不昧处。至于行事反之，何哉？

翻人书籍，涂人书桌，折人花木，皆极招厌之事。而窃窥人笥篋中字迹，尤为不可。

隐恶扬善，于他人且然，自己子弟，稍稍失欢，便逢人告诉，又加增饰，使子弟遂有不肖之名，于心忍乎？

仆婢初来宜严，若一纵则后难管。

妇女台前看戏，车轿杂于男子中，成何风俗？且优人科诨，无所不至，可令闺中女闻见耶？

凡慢神褻天之人必有祸，非果天神怒加之祸也。彼于天神且不敬，则远处不放恣，可知固有得祸之理。

人有轻于称贷，虽重息亦欣然者，非流荡不知事人，即预存不偿之心，断

断勿予。

常有小病则慎疾，常亲小劳则身健。恃壮者一病必危，过懒者久闲愈懦。

闲中宜看医书，遇有病人，纵不敢立方制药，亦能定众说之是非，胜于茫然不知付诸庸医者矣。

人生不论贵贱，一日有一日合作之事。若饱食暖衣，无所事事，那得有好结果。

人品要兼文行。文人无行，固不足取，若村野农夫，尽有朴实者，遂谓之贤焉，可乎。夫子教弟子，亦曰：“则以学文”，盖以行为本，文亦不可少者。

行一件好事，心中泰然；行一件歹事，衾影抱愧。即此是天堂地狱。

非望之福，祸必继之，急当恐惧修省，多行善事。若一骄则不可救矣。

和睦勤俭者家必隆，乖戾骄奢者家必败。此理如操券，断断不爽，且验之甚速。

花木禽鱼，皆足以陶情适趣，宣滞劳。若贪恋太甚，反多一累。花木择土宜者。远方异种，费财费力，而易坏无庸也。

赌真市井事，而士大夫往往好之。至近日马吊牌始于南中，渐延都下，穷日累夜，纷然若狂。问之，皆曰：“极有趣”。吾第见废时失事，劳精耗财。每一场毕，冒冒然目昏体惫，不知其趣安在也。

受谏是难事，每见朋友以过失相规者，当面唯唯，转面即向人曰：“伊道我某事不对，伊道我某事不对，伊不常亦作某事乎？”不思此友面诤，自是好意，我奈何背诤其过以相抵？且既知其所未当矣，我便宜取以为鉴，反又效之，何耶？

庭联用于警诫，附记于后。

贫非省事无厅策，老忌多思罢苦吟。

学古之志未衰，每日必拥书早起；干世之心早绝，无夕不把酒高吟。

并谢笔墨之缘，扪心更无别事；未遂烟霞之志，闭门聊作深山。

心戚戚以何为，勉效用时之乐；老冉冉其将至，常防在得之讥。

就筋力未衰，尚可读书而寡过；幸家门再振，敢望积德以承先。

到眼都是好人，说甚黄虞叔季；闭户居然净土，那分城郭山林。

年届知非，第恐童心未改；学期见道，莫言对域难窥。

义利辨以小心，须严一介；是非起于多口，务谨三缄。

念于世何功，饱食暖衣，已叨造化深仁，敢云富贵未及；愧在家为长，读书学道，勿玷先人遗训，庶令弟侄可宗。

器大自有容，何必过分泾渭；语多则易失，总之勿涉雌黄。